

# 陳千武 與《明台報》

| 轉譯團

## Chen Chien Wu and *Mei Tai Hō* (Taiwan Clarity Newsletter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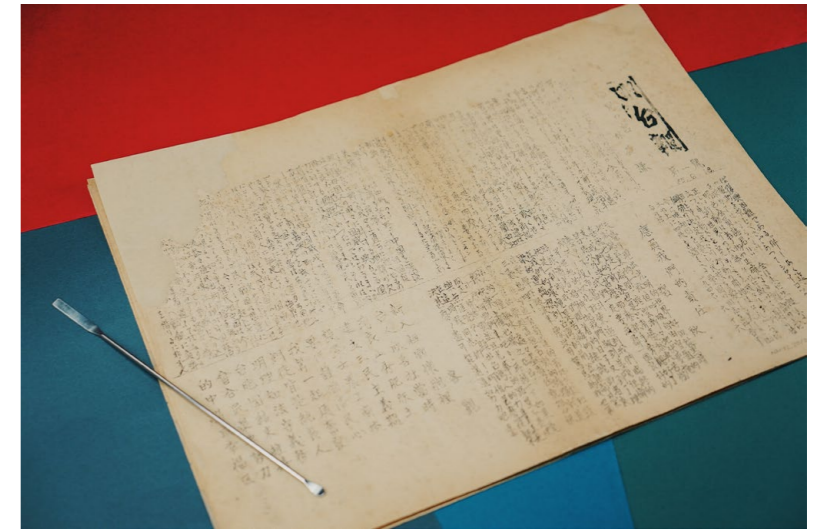
| NMTL Reculturation  
Team

編按：接續「拾藏」的累積成果，「轉譯研發團」接力登場。轉譯對象不限本館藏品，更擴及臺灣作家事蹟、文學創作。同時《閱：文學》專欄「拾藏物語」，亦改名為「轉譯團」，繼續提供兼具深度和廣度的文學故事。推廣文學，勇於嘗試，「轉譯研發團」登場！



文：李璐（團員）  
圖：臺文館

詩人陳千武珍重地將他和他的夥伴，如何懷著熱望活著的證明，悄悄帶回臺灣島上。儘管後來有些人在 228 事件中慘死，有些人隨著年老而自然死亡，陳千武也在 2012 年離世，而總共 5 期的《明台報》，也許是那段隨著長輩凋零而逸散的歷史中，給我們留下的，關於他們曾經如何活著、思索的珍貴禮物。



「明台會」是「明理臺灣」的字意，印刷《明台報》，目的是喚起臺灣人對未來的想像，團結同胞，返臺後共同建設臺灣。（藏品：陳千武提供）

臺籍日本兵是臺灣人的家族歷史經驗，也許家裡有在南洋打過仗的長輩，或者一去不返的親人。但關於這段歷史的細節，卻鮮有人知曉。面對島上風雲變色的詭譎情境，許多臺籍日本兵選擇埋藏或燒毀自己曾是臺籍日本兵的紀錄，噤口不語，不再談關於南洋的過往，甚至絕口不提自己會對臺灣的未來寄予怎樣熱切的厚望。

由詩人陳千武主編的《明台報》讓我們能從中窺知當時從戰爭中存活下來，在戰俘營等待歸鄉的臺籍日本兵，究竟怎麼在另一座小島上，思考臺灣和自己的未來，又是怎樣不安又期盼地，迎接「祖國」的到來。

若身在異鄉，人們會怎樣在歷史的震盪中，想像臺灣的未來？

隻身離開臺灣，到東南亞小島經歷毫無人性的殘酷戰爭，因為日本戰敗，突然從戰場上被解除了兵籍與職務的臺籍日本兵（包含志願兵、軍伕、軍屬）如何看待臺灣政權從日本轉移到中華民國政府的手中？又或者我們應該問，當他們浴血離開叢林，會如何想像臺灣這座島將脫離原本的殖民者，迎來可能的天光？

日本於 1945 年 8 月無條件投降後，臺籍日本兵從原先的所屬單位解散，在各地戰俘營自然組成「臺灣同鄉會」，協助臺籍日本兵脫離軍隊，踏上返鄉之路。從中學畢業後，被半強迫地「志願」參戰的詩人陳千武，也是眾多臺籍日本兵的其中一員。從《獵女犯》等小說中，可以看見他從臺灣至印尼的戰爭軌跡與戰時經驗。戰爭結束後，陳千武先在雅加達的戰俘營中等待，經歷印尼獨立戰爭中印尼人、盟軍、日本人與臺灣人之間複雜的糾葛，最後和分散東南亞各地的眾多臺籍日本兵一起，為等待返回臺灣的船隻，陸續集合到新加坡的戰俘營。



戰俘營的生活，和缺乏食物與飲水的嚴酷戰爭相比，壓力較為輕省。臺灣人得到盟軍配給的餅乾及罐頭，在戰俘營自種蔬菜，用汽油桶烹煮食物。但十多個月的漫長等待，儘管因為「臺灣同鄉會」在盟軍與日本政府間的斡旋，大部分臺灣人都得到良好的照料，不須擔憂下一餐在哪裡，然許多人在戰俘營中無所事事，經常滋生事端，且缺乏維持紀律的團體，陳千武就曾因為糧食分配問題遭人刺傷手臂。不僅如此，雖然「臺灣同鄉會」居中向中華民國政府及日本政府協調，返臺船隻還是遲遲不來，在這個期間，許多關於臺灣未來動向的耳語四處流傳，引發眾人惶惑不安。

「明台會」正是在這個混沌又曖昧的時刻，由一群臺灣人組建起來，曾任總督府書記官的林益謙（又名：林益夫）擔任會長，詩人陳千武為活躍會員，曾在其上發表過不少詩及文章。「明台會」是「明理臺灣」的字意，印刷《明台報》，目的是喚起臺灣人對未來的想像，團結同胞，返臺後共同建設臺灣。「明台會」以鋼印和油墨，用人工刊印《明台報》，同時也辦理演講會、模仿印尼舞蹈的演劇、中文學習班等活動，積極協助臺灣人與「祖國」更快接軌，也呼籲臺灣人返臺後應參與建設臺灣等行動。

《明台報》共發行五期，有二十多人投稿，中文和日文皆有。可以想見，中文是在戰俘營中，向有漢學基礎的臺灣人學習的，雖然生澀，但可見其述說的熱情。《明台報》中，對臺灣未來的走向主要分成三種意見：對同胞團結、自律的期待；一派人對「祖國」有所冀望，希望臺灣人能自立自強，走向三民主義領導的模範省分；還有一派人對「祖國」不信任，認為只有革命才能真正幫助臺灣。

在稿件中，不乏對「祖國」的憂慮，吳忍朗在第三號《明台報》發表〈會員的感想〉，文中寫道：「現在我們在這集中營，每次聽得到有關臺灣的現況，都是令人覺得十分悲憤的消息。從五十年長久的辛酸好不容易才看到了曙光，可是這道曙光，好像僅是雲間洩漏的一刹那閃光，黑暗的濃雲又要覆蓋過來了。」



《明台報》發行五期，二十多人投稿，中文和日文皆有。（藏品：陳千武提供）



《明台報》中，對臺灣未來的走向主要分成三種意見：對同胞團結、自律的期待；一派人對「祖國」有所冀望，希望臺灣人能自立自強，走向三民主義領導的模範省分；還有一派人對「祖國」不信任，認為只有革命才能真正幫助臺灣。（藏品：陳千武提供）

從日後我們知道，青天白日取代了日之丸後，原本對「祖國」懷抱熱切想像的臺灣人，在 228 事件和後續的清鄉行動中破滅，在戒嚴與白色恐怖噤聲。這也是詩人陳千武返臺後藏起珍貴的《明台報》，一藏就是數十年的原因。關於「明台會」成員的詳細名冊，因為 228 事件發生，會員之一的張瑞源害怕會員們遭到迫害而燒毀。

直到 1995 年 3 月，陳千武才將《明台報》交予日本學者岡崎郁子整理並發表。經過漫長的時光，重又讀到這些前行者對未來臺灣的種種想像，以及對同胞共同建設臺灣的期待，對照之後在島上發生的慘酷暴行，除了唏噓，我們也能從中窺見臺灣意識的萌芽，及當時的知識分子如何看待中華民國政府。

這些被時光封存的珍貴紀錄，讓我們得以知曉，那時的人們在另一座島嶼抬頭，仰望惘惘的天光時，如何心懷自己的故鄉，勇敢去想像、去迎接即將到來，可能不盡理想的未來。

#### 關於 陳千武

陳千武（1922-2012）本名陳武雄，另有筆名桓夫、陳千武等。畢業於臺中一中，以臺灣志願兵身分入伍，隨後赴南洋參戰。1967 年起，陸續以太平洋戰爭經驗創作一系列小說。為笠詩社發起人，曾任臺灣筆會會長、臺中市立文化中心主任。著有詩集《密林詩抄》、小說集《獵女犯》等。整理及翻譯了許多日治時代的文獻與研究。

#### 關於團員 李璐

李璐，1990 年生。入圍 2017 臺灣文學獎劇本獎，曾獲臺北文學獎、新北文學獎、打狗風邑文學獎、林榮三文學獎等。喜歡酪梨牛奶。經營粉絲團「尾行少女」。（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StalkerShoujo/>）